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十四回 孫臧接母留齊國 田英痛父擊秦師

話說齊襄王，見孫臧允意留齊，差孫燕接母，心中大喜。吩咐排宴，與孫燕餞行。又差一百御林軍，預備鳳輦，同上趙國。孫臧又囑咐孫燕，到趙不可洩漏易州的消息。孫燕一一領命，飲了御酒，即別了襄王與叔父孫臧，帶領御林軍上邯鄲而去不題。且說那日始皇駕設早朝，文武朝賀已畢，始皇便問金子陵道：「國師，孤兵至易州，正三年零三個月，費了多少錢糧與無數的人馬才平得一國。還有五國，不知幾時才得平靜。」子陵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這易州因有孫臧違天而行，才費這許久時日，別國沒有孫臧，自是不同。易州乃六國之根本，本既破，五國自然膽落心寒。吾主旗開得勝，馬到功成，萬無一失了。」始皇道：「依國師所奏，如今兵伐那一個國好呢？」子陵道：「宜先伐臨淄。」始皇聞言，連連搖手道：「臨淄乃孫臧的本國，有全山眾將，本領高強，好漢最多，未得易攻，不如往別國去了。」子陵道：「龍意萬安，孫臧遵三教之言，上天台去了，他今不在臨淄。全山諸將，豈足為懼。且在易州死了袁達等手足六七名，好漢已沒了。若攻破臨淄，大事成功。」始皇見金子陵之言有理，傳旨曉諭三軍，九月十五日起兵，東伐臨淄，不可違旨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襄王駕設早朝，有黃門官啟奏道：「孫燕上邯鄲接取貴人，已至臨淄東門，請旨定奪。」齊王大喜，忙令內侍進丹鳳閣，請亞父上殿。孫臧跟旨上殿，朝見已畢，襄王笑道：「賀喜亞父，老貴人的鳳輦已到來。」孫臧聞言大喜，忙即謝襄王，辭駕出郭迎接。御林軍一對對的，滿朝文武穿吉服。孫臧見了御儀，知是襄王的御駕來迎，忙即至輦前稟明瞭燕丹公主。公主聞言，吩咐住輦，孫臧扶著，慢慢而行。齊王一見老貴人在遠遠的下輦，忙傳旨道：「貴人年高，步履艱難，請回輦至鑾儀前下輦。」內侍忙宣聖旨，燕丹公主立住了足，復又上輦，至鑾儀前方下。襄王御步，同孫臧眾文武一同上前，燕丹一見忙跪下道：「臣妾怎敢勞動聖駕優禮相待。」齊王即命內侍扶助，不許跪下。答道：「孤蒙亞父累次搭救，有回生之德，老貴人即孤之祖母也。」傳旨抬過板輿，請老貴人先入城。燕丹苦辭，襄王不准。燕丹只得先上板輿，襄王與眾文武然後上馬入城。襄王坐了大殿，燕丹上前行禮，襄王傳免。

孫臧也上前朝見已畢，燕丹在旁坐下。孫臧整頓袍服，至老貴人座前跪下，叩頭道：「不孝男孫臧，謹請母親大人金安。」燕丹扶起道：「我兒起來，你在易州為何撤兵回國，難道秦兵退了，還是克破了易州，你實話與為娘知道。」孫臧聞言，心下為難。欲言不說，久後有走漏消息，我有不孝之名。欲言說明，又恐驚他老人家，不得妥當。是以低頭，一時不能回答。貴人連問道：「我兒不應，是何原故？」孫臧無奈，把雷炮攻破易州之話，說了一遍。貴人未待說完，往後一仰，幾乎跌倒。有在趙國伏侍貴人的八名宮女，在背後並立扶住貴人。把孫臧嚇得面目更色，承奉官忙上湯藥，灌下去半晌方醒。痛哭了一場。襄王同孫臧等苦苦勸住，燕丹只覺得精神恍惚，身體不安。襄王忙宣旨正宮娘娘，率領宮娥上殿，將貴人扶入宮內調養，撥醫官調治。龔國母親奉湯藥，孫臧、孫燕俱在丹鳳閣，每日進宮問安，調養貴人的病症。襄王五日一大宴，三日一小宴，敬奉孫臧，這且不言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到了九月十五日。秦始皇在易州發兵，浩浩蕩蕩，望東齊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臨淄的邊城。東齊早有準備，探得秦兵將到，忙預備擂石炮火，謹守城池，一面差人上朝啟奏，襄王覽表大驚，忙請孫臧上殿道：「秦皇兵伐東齊，已到邊城關了。孤國將老兵衰，如何是好？亞父有何高見退得秦師？」孫臧道：「萬事皆由天定，看吾主的洪福。」襄王見孫臧說些寬皮大話，心中著急道：「聽亞父所言，是打撒手了，亞父豈可坐視。」正說間，臨淄西門的總兵，差官來奏：「秦兵已攻克邊關，兵在臨淄西門外十里安營，請旨定奪。」襄王聞言，嚇得面目失色。忙下龍位，至孫臧跟前躬身道：「亞父看社稷為重。」孫臧忙跪下道：「臣非不竭力，一可以報知遇之恩，二可以報父兄之仇，但我若先出陣，只怕秦兵退去，就難成事了。吾主不若先差勇將出去見陣，看勝負如何，再定計策未遲。」襄王聞言大喜。只見黃門官又跪奏道：「西門總兵周逢啟奏吾主，現在有王翦在城外討戰，特差人來奏明。」襄王一點頭，黃門官歸班。忽見班部中閃出三王田忌啟奏道：「臣不才願出馬與王翦見過高下。」襄王不悅道：「皇叔祖年紀老邁，非是壯年可比。朕聞王翦勇冠三軍，此去倘有疏處，臨淄銳氣喪盡。」田忌只是不依，襄王無奈，只得准行。田忌辭了聖駕，回府披掛，帶領八百家丁，出城外迎敵，暫且按下。

且說秦營王翦，在始皇駕前，請令來到臨淄，要見頭陣。在城外正要射敵，只見城頭炮響，知有敵將臨陣，忙舉目往對面觀看。陣門開處，飛出一彪軍馬，越過吊橋。只見一將當先，白盔白馬白甲，額下白鬚，年紀已有七旬之外，也似覺威風殺氣。王翦卻認不得田忌，便用大聲呼喝道：「來的老將，休催坐馬，侯爺在此久等多時了，快通名來受死。」田忌正催馬上前，見前面那將招呼，問他姓名，就把白龍馬勒住，見對面一員大將，猶如半截黑塔一般，真是巨靈下降鬼神驚，心中暗想：「好一員勇將，此番必要小心留意。」遂開言道：「秦將問孤家姓名麼？孤乃東齊三王爺田忌是也。你秦國為何無故興兵犯界，若知時務，速速退兵，以免兩國成仇，軍民塗炭。」王翦聞言，在馬上抱槍陪笑道：「末將王翦，不知老王爺臨陣，多有得罪。」田忌才知是王翦，也抱槍躬身：「殿西侯有禮，孤素聞殿西侯英雄，今日相逢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只是秦齊平日和好，今無故相犯，非先王和好之意，祈殿西侯將孤之言，傳達始皇，得兩國罷兵，真天地人民之慶也！」王翦道：「王爺此言差矣。六國失政，上天有意於秦，今如不取，是逆天也。易州孫臧，仗術逆天，猶不保易州炮轟之苦，天心可見矣。老王爺素明大理，依末將愚見，不如回城面奏襄王，納表稱臣。既不失封土之分，且免刀兵之苦，王爺尊意若何？」田忌大怒道：「王翦，孤屢伐霸業，猶不敢尋食諸侯，你贏秦何得借天妄言。孤亦知你的本領，今日特來會一會你，不必多言，招槍罷。」便一槍刺來。王翦忙用蛇矛托開道：「王爺住手，末將金石良言相勸，何不量力如此。主爺比孫臧的武藝如何？他且不能取勝，何必自取敗名。」田忌愈發大怒，又是一槍刺來。王翦撥開槍桿道：「末將連讓二槍，乃愛情英雄之意，不敢還手。你老王爺少年英雄，名揚四海，今日王翦若仗血氣之勇，縱然取勝，也為人恥笑。」幾句話，把個田忌氣得怪叫如雷道：「好小輩，敢藐視於我。」又是一槍，王翦用槍架過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田忌，你不知進退，連刺三槍，你道某懼你不成。你快快的回去，還可得生老命。」

話猶未完，田忌又一槍殺來，王翦磕開手中槍，催開烏騾馬，衝將過來。兜回馬一串蛇矛，叫聲：「田忌，也試試侯爺的手段。」便一槍刺來，田忌忙用槍架開，二人在戰場上大戰六七十合，不分勝負。西門總兵周逢、周清兄弟二人，見田忌大戰王翦，恐防有失，一齊領兵出城掠陣。只見二人戰有八十餘合，漸漸不顯田忌的手段了，到底年老之人，血氣已衰，不能耐戰。王翦見田忌馬上來得慢，便把槍漏個破綻，引田忌一槍刺來，便把身上一閃，田忌的槍就刺一個空，王翦一踹蛇矛，望心窩裡刺來，田忌招架不及，喊聲不好，前胸中了無情鐵，早刺一個透心涼。王翦用陰陽手一翻，死屍挑下白龍馬。

周逢兄弟一見，嚇得飛魂走魄，大喊：「秦賊休走！」王翦正要回馬割取首級，見周清來得已近，忙上前迎戰。那裡周逢把田忌的屍首搶了，飛奔進城，報襄王去了。這裡王翦與周清，大戰四五十合，一槍刺周清於馬下，趕殺齊兵，然後打得勝鼓回營去了。城內襄王聞知王爺陣亡，痛哭一場，傳旨將屍首抬回王府，用王禮收殮，滿朝文武，盡皆掛孝。早有人報進王府，邢氏王妃聞報，直哭得死了過去。左右侍女救了半天，方才甦醒，痛哭了一場。那田忌屍首已進王府，邢氏王妃接靈，又哭了一場，方才收殮。在殿正中停下，合府掛孝，星夜差人去南郊，請世子回府不題。

且說三王田忌之子田英，年方二十歲，官拜南奉王之職，素喜習武藝，臂力過人，在臨淄算第一條好漢。十日前與保國侯袁剛、定圍侯獨孤蛟二人帶一名家將，在南郊打圍。那日南奉王正在帳房，只覺身體不安，心驚肉跳，遂對袁剛、獨孤蛟二人道：「孤今日覺得心上不安，莫非朝上有事不成？」袁剛道：「世子此來，原為開心、今既不安，何不回朝去罷。」獨孤蛟道：「我們來打圍，今日日久了，或者秦兵犯境，也未可知。」遂一齊傳令，拔營回國。呼哨一聲，收回軍器，望臨淄南門而回。行上不過二日，前隊來報說：「王府中王妃差家將來接，身穿孝服，不知何故？」南奉王大驚道：「快叫他來。」不多時，只見那家將身穿重

孝，至馬前跪下，放聲大哭，南奉王急得手打足頓道：「為著何事，你且說明，再哭未遲。」家將聞言，住了哭聲，就把秦兵圍臨淄西門，王爺出陣，命喪秦將王翦之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南奉王不聽猶可，一聽此言，就馬上大叫一聲，跌落塵埃。袁剛等忙下馬扶救，半晌醒了過來，放聲大哭。大罵：「秦賊殺我父王，孤誓生啖汝肉，以報此恨。」哭罷，不顧家將與禽獸等物，一磕白龍馬，飛奔臨淄而來。此馬乃龍駒，日行八百里，霎時間已到南門。只見城門緊閉，忙催馬至濠邊大叫：「快快開城，孤回來了。」城上的兵在堞口上看得明白，認得是南奉王，忙放下吊橋，抬門開鎖。田英便一馬飛進城中，也不去上朝，直奔府內。只見府門大開，層層掛孝。家將一見世子回府，忙飛報進府中。王妃聞言，愈覺悲痛起來。忽見田英跪在跟前，大哭道：「不孝男，因貪快樂，至不能保父王出陣，命喪秦人之手，罪該萬死。」邢氏王妃見世子哭得慘切，便止住悲聲道：「王兒不必過傷，既死不能復生，王兒還要商議報仇大事。」

田英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若不生擒王翦給父王報仇，誓不為人。」說罷，辭了邢氏王妃，忙上朝見駕。此時袁剛等已在午門，同南奉王邁步上殿。其見襄王通身掛素，田英便俯伏金階大哭道：「臣田英，不當因貪遊樂，致父王駕斃，臣該萬死，乞聖主寬宥。」襄王聞言道：「皇祖雷霆大怒，親自臨陣。孤再三攔阻不住，至有驚駕，龍歸滄海，使孤心膽俱碎。誓不與秦兩立。」田英叩頭道：「老王爺命喪黃泉，折了棟樑，臣願領兵出城，生擒王翦，以雪齊國之恥。」襄王准奏，傳旨：「保國侯袁剛，輔國侯田橫同領兵五千，與南奉王臨陣，須要小心。」一齊領旨，齊下金殿，披掛停當。三聲炮響，直抵秦營，指名要王翦見陣。秦營藍旗飛報進帳，說有齊國指名要殿西侯見陣，請旨定奪。始皇聞言，一擺手，藍旗歸位。王翦正欲請令出陣，只見一員大將出班奏道：「臣不才，願出營生擒齊將。」始皇視之，乃親王呂貞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御弟出敵，須要小心。」呂貞領旨，正要下帳，忽見一將奏道：「臣呂潔願與王兄一齊出陣。」始皇許之，兄弟下帳。帶兵五百出營，把兵一字擺開。呂貞就一馬當先，見那員齊將年紀不過二十，只覺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有詩為證：

風流少年喜習武，
梟梟身軀力如虎，
白銀盔鎖煙雪飛，
英名如雷振萬古。

呂貞看去，一聲吆喝道：「齊將你通名受死。」南奉王聽說：「你問孤的名麼？孤乃三王世子，官拜南奉王之職，你王爺喚田英。知孤的利害，速速回營，叫王翦出來見陣，免你一死。」呂貞聞言大怒，挺槍來取田英，田英也舉槍相迎。戰有十餘合，呂潔見兄長不是田英的對手，忙催馬前來助戰。袁剛一見，慌忙催開渾紅馬，大叫：「秦賊慢來，有吾在此。」這一聲，如打了一個焦雷，呂潔吃了一驚。袁剛舉斧早到，那斧照頭打將下來，呂潔只得舉槍招架。袁剛逞起雄威，不一合，把呂潔劈於馬下，便來雙戰呂貞。呂貞連一個田英且敵不住，哪裡還加得起又一個，心中著忙，手中槍慢了一慢，被田英一個對心，陽陰手一翻，屍骸挑開有百餘步之外，秦兵上前搶了屍首，飛進秦營，始皇大怒，即連命三將，左軍副將盧煥，右軍魏豹，前軍副將甘茂，三員大將出營迎敵。田英在營外見三員秦將一齊飛閃出來，便對保國侯道：「賢弟你且堅守在此，不必相幫，看我獨擒三將。」一催馬，也不通名，便交起手來。

三員大將，被田英一桿槍，迫得如走馬燈一般，並不放在心上，魏豹見田英凶勇，虛點一槍，敗將下來。田英凶勇，緊緊追趕，盧煥與甘茂反在後，把田英趕來，那魏豹見將近趕到，忙暗暗取弓搭箭，扭頭對準田英一箭射來。田英眼快，見魏豹用暗箭射來，把身往後一仰，閃在馬上，躲過了這一箭，盧煥剛剛在後，不提防，反中了魏豹的雕翎，翻身落馬。甘茂不敢追趕，搶了盧煥的屍首，回馬望秦營而逃。魏豹見田英仰臥馬上，只道是中箭，飛馬回來，想取首級，田英反大喊一聲，挺身而起，順勢一槍刺來。魏豹一見大驚，把馬一兜，往後便退，那一槍卻刺不著。田英使個空身，往前一撲，魏豹便一槍刺來。田英躲過槍頭，一手抓著槍桿，往懷裡一拉，說聲：「過來罷。」魏豹見田英力大，便把手一鬆，田英往後一仰，魏豹赤手空拳，奔逃而去。田英一見，說：「好滑賊，孤也不來追趕，你回營快叫王翦來會我。」魏豹也不回言，飛馬而逃，同甘茂一齊進營，啟奏始皇。